



2022 の回声

宋晨东

2024 年 7 月 24 日

前言

脑海里一直想要写点东西，有关于我的，但很多时候一拿起笔，就不知道该从哪写起。

写文章不是件容易事，抽象、晦涩、无聊的表达，似乎已经远离了这个时代。在高中，我们可以写一千篇议论文去论述文字的价值与厚度，但当我们在文字与图像视频中自由选择时，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是个奇怪的悖论，也是文字在时代下的悲哀。

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非常怀旧的人，换言之不大容易接受新事物，经常感慨好的日子总在逐渐 *gone with the wind*，日常在家里发呆时也会莫名其妙想起小时候的那些往事，很多时候都想把这些事记下来，但总因为各种原因搁置了。

我的自制力很差，暑假里，和很多人一样对自己的现在无聊的生活方式不满。时间很多，但不希望自己沉湎于游戏与视频的天鹅绒监狱，把时间浪费在简单的悦己体验上。我和很多人一样挣扎于算法和信息茧房中，做着作文中被自己无数次被批判的人。不止一次地想去破茧，想摆脱那种生活方式的束缚，想寻找自己的生活。写文章，一半是出于从小对文字的热爱，另一半是我对颓废生活的一种叛逆。我希望通过写我自己的见闻故事，摘录那些触动过我的文章，写我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蹦出来的想法，来打发无聊的暑假时间，顺便希望帮我戒掉刷视频和打游戏的瘾，以及浅浅地纪念以下过去一年的日子，给自己平凡而无聊的生活留下些什么。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杂谈	1
1.1 About Mathematics	1
1.2 高考一周年的纪念	2
1.3 高考作文感想	2
1.4 TP-招生感想	3
第二章 游记	5
2.1 渔山岛——大海与日月星辰	5
2.2 成都——夜生活与现代都市	6
2.3 杭州——猫空与西湖边的闪电	8
2.4 遵义——航中与农村学生	9
第三章 摘录	12
3.1 “数字人”没有未来	12
3.2 白手成家	18
3.3 活着	21
3.4 随想录——谈《望乡》	22

第一章 杂谈

每天刷知乎微博树洞的时候，都会被各种各样的“高见”左右。但坦言之，现在的互联网环境下很少能看到真诚而深入的观点了。对同一件事截然不同的极端看法，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撕裂。同时，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学会了隐藏自己的看法，学会了麻木，用娱乐的观点把新闻沦为笑谈。日常生活中我亦是这样的人，但心底里，还是有另一个自己，竭力把想说的东西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1.1 About Mathematics

研究数学的人最怕会被问：学数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十分尖锐，非数学研究者往往着眼于数学的应用价值，如物理、计算机与金融对数学的应用。然而，当我在大学真正开始踏入数学的大门，至少目前绝大多数数学研究者研究的基础数学，似乎都很少有实际应用的价值，大胆点说，那些说“强基计划”，用来夯实国家基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少在数学方面看来有些不切实际。在这方面，物理化学生物信息这些学科确实是国家某些工程的基础，但纯粹的数学绝对不是。或者说当代研究的数学，可能实际应用会到几十年以后。因此指望我们这些学数学的人去报效祖国。

诚然数学的发展并不能直接使一个国家的强大，但从历史的眼光看，数学的繁盛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内部实力的强大。古希腊黄金时期诞生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时英国涌现出一大批数学家，到近代美苏争霸时世界数学的中心向美苏的迁移……历史中的强国大国，往往也是数学大国，当国家强大到一定程度时，才有能力去将目光放得长远，去做一些可能没有成果，亦有可能成果要千百年后才有应用的数学研究。

2022.5.21

1.2 高考一周年的纪念

在一年前经历了高考，现在想起来却是轻飘飘地，当时晚上睡得比我现在都香。数学考完那天直接兴奋地对了答案，对了一份错误的答案竟然误以为自己 AK 了，去江边，看夜晚的月亮与潮声共鸣，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晚的风很大，水波荡漾着月光，一阵阵往前有序而壮阔地翻滚着，耳机里放着 Dream it Possible，或许这是我至今为止难有的高光时刻了。

然而高考中的表现却“东方不亮，西方也不亮”，非常想吐槽诡异的语文和英语试卷，但和诡异的光、浙江精神比起来，我们那年的考卷似乎也没有那么值得吐槽。是自己思想过于奇怪刁钻理解不了某些文科题目的套路，当然也有逢考必蒙不中的诅咒在里面。不过现在想着去，当时高考发挥一般或许真的是一种和数学的缘分，如果当时能够裸分我大概率不会来到可爱的致理大家庭，甚至不会选择至今仍然挚爱的数学专业。后来也逐渐接纳了那个奇奇怪怪的自己，或许奇奇怪怪的思想在数学里并不是什么坏事，毕竟数学是连“ $1+1=2$ ”这种事情都要用几页纸去证明的。

1.3 高考作文感想

看到今年浙江卷作文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

高中时曾深为浙江卷的作文而自豪。在别的省流行考又红又专的主旋律作文的时候，浙江卷的作文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以及受其影响的千千万万的模拟卷，都力争把题目出得富有哲理与思辨。我们作文探讨的很多是人的高贵理性与感性、内在自我、生存方式、科学与人文自我与他人，甚至还有诸多题目涉及文艺理论，这就反逼迫着我们去了解文学理论和许多哲学家的思想，至少当时对我还是大有启发的。大多数题目都会慷慨地留下二元对立的思辨空间，让我们用对立统一的多元目光去审题。

但今年这个题目，看到就非常的一言难尽。创新是一个不错的点，但我是想了一晚也没相通，劳动模范和女飞行员怎么就成创新型人才了，这么定义的创新真是对创新赤裸裸地蔑视。鼓励青年创新是好的方向，但如果肉食者是如

此定义创新的话，未来几年所谓的创新，是否就是中国自己舆论圈里的自娱自乐？现代的创新是需要智慧与知识的土壤的，更需要时间慢慢地去沉淀。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哪等得及这种创新！社会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用来宣传和洗脑的创新，可以用来评审“最 **”荣誉的创新，这是创新的悲剧，也是中国科学的悲剧。

1.4 TP-招生感想

高中以来，日常聊天许多话题莫名奇妙地会往签约上靠，总想尽一切办法了解清北的政策，最好能够完完全全地安排好自己的前途。只见了一次清华的招生老师，在他面前表现的也是唯唯诺诺，唯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老师问我有关情况的时候，话题离不开模拟考各科的分数。很久前就想不明白：难道清华老师真的只注重成绩单上的数字？

今年参与招生的时候也遇到了许多不解的事情，尽管我因为“资历不足”，连混入清华招生组的资格都没有。开始不明白为什么隔壁的同学要通过某种无脑黑来挖走和清华签约的人，后来是隔壁同学一条又一条的朋友圈，清华“经管与自动化”，撞车事件，毁约要求考强基……

开始考强基的时候，又是 A+ 毁约，又是破格没录取……

我问负责的老师，他们会义正辞严地告诉你，“小作文是按照内容打分的”

我问辅导员，他说“见多不怪，两校彼此彼此”。

我问负责招生的同学，他说“每年都是这样。”

那几天在陪小学生，小学生经常会吵架，拉开来，去问问他们事情的起因，最经典的就是两句话：

“他先骂我的。”

“你看 ××× 也是这样。”

我没有办法反驳吵架的小学生，我只知道，吵架是不对的。

完全的信息不对等。高考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教育的公开与公平，而如今，高考金字塔的顶端，从高一就开始的暗箱操作，一直持续到高考结束后的一个月，如此操作的结果，还是让很多人去了自己不想去的专业。不明白从招生的角度看，强基计划的意义何在。用平时模拟考的成绩替换小作文，再凭借约的有无和招生人数的限制给个莫名其妙的面试分。越来越搞不清楚国家需要的人才究竟是怎么样的，清华需要的人才是怎么样的。

加了家长群，和好多家长聊过，能感觉到他们在极度缺乏信息情况下的焦虑。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向我打听强基政策的点点滴滴，哪个班好进哪个班不好进，要不要参加培训……关于进清华的问题问得事无巨细，却从来没人问过我，数学专业要学些什么，某某专业适合什么样的人学虽然有很多家长和我聊天，但我还是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孤独。和我高中时候一样，我们宁愿沉溺于对所谓“双学位”和各种天花乱坠培养模式的幻想中，也不愿主动去找过来人问一下，那些写在文件里的培养模式，对于普通学生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似乎家长们的目标就是将孩子送进清北，至于之后的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第二章 游记

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听不同的语言，在我都是很大的快乐。虽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更何况世界不止是一沙一花，世界是多少多少奇妙的现象累积起来的。我看，我听，我的阅历就更丰富了。

——三毛

2.1 渔山岛——大海与日月星辰

在四明山上带孩子的时候突然想着“我一定要去看海，看那种最蓝的海”，想去看海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然后就开始和同学打听，偶然间看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岛，就突发奇想去了。渔山岛，说是海洋版的桃花源不为过，一下船，看到的就是茫茫无际的大海与碧波，那种面朝大海极目远眺的感觉，光是回忆都有满满的幸福感，是我的 dreamland。

下午两点到了海岛就开始逛，海风很大，在太阳的暴晒下也不觉得热，海岛中间是座山，白天就爬山观海，在山上的观景台上吹海风，风很大很舒服。去旅馆休息一会儿后便去看日落，掐准了时间在海边随便找了块地，拿起一本小书，度过悠闲的半个小时，看着渔船一艘艘地在被夕阳映得火红的海面上回来，看着太阳一点点地消失在天际。晚上，室友 zky 带着我，开着手电筒在毫无的灯光的荒野上走，去看观景台的蓝眼泪，唯一的光源只有远处渔船幽灵般的绿光。我心里一直打着退堂鼓，嘟囔着不要去，是勇敢的 zky 鼓励我去闯闯，两个人好歹大了些胆子，然而路上碰到些树枝野草难免还是会风声鹤唳。没有看到蓝眼泪，倒是在观景台上欣赏了海上明月共潮生，那天恰好是全年月亮最圆的时候，深蓝色的海洋上粼粼地泛着白色的光，很是动人。甚至我们在那晚用 google 星图在天空中找到了北斗七星和北极星，和一条浅浅的银河。从小

学的是“月明星稀”，但在这块神奇的地方竟然能同时看到满月和群星，距离上一次数星星已经过去不知多少年了。

那天睡的很早，第二天凌晨四点就带着惺忪的睡眼去观景台看日出。但苦于地理没学好，我们成功错误地计算了太阳升起的方向，到了观景台发现太阳被山挡住了，一看表还有 10 分钟，便像个小孩子一样往前狂奔，在十分钟内绕了半个岛到另外一边，还是成功地目睹了海上的日出。

上午我们尝试了海钓，钓竿是借当地渔民的。我和他性子都比较急，隔一段时间就拿起钓竿来看，越是这样，越是钓不起鱼。有趣的是钓线被钩住了四次，前三次都晃花个十分钟才自然解开，到了第四次解不开只好把钓线扯断。钓鱼的过程并不顺利，但当面朝大海静坐时，我便能忘记一切，看着钓线在雪白色的浪花中翻腾，看着远处的礁石、渔船和白云，这是我想要的宁静与美丽。

岛上有个小渔村，村庄条件很简陋，限水限空调。里面的村民都很淳朴且好客，他们热心地教我钓鱼，钓线断了也不收钱。吃饭是在我民宿的主人家里吃的，和其他旅行者一桌，餐桌上快乐地互相聊着旅行当中的见闻，而主人向我们介绍着餐桌上的菜，黝黑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

诗人与作家一定可以用文字赋予这座小岛无尽的遐想。但以我的文采，只能流水账似地平淡地记录下旅行的过程。这几年去游览过所谓的名胜古迹也不少，但竟然没有一个地方的景色，能比得过这座几乎未开发过的海岛。那辽阔的湛蓝的海水，能够永远在我心中留下远方的浪漫，就像三毛笔下的撒哈拉沙漠一样。

2.2 成都——夜生活与现代都市

“和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回头。”

就像听不懂四川话一样，总感觉自己无法真正地融入到这座城市。晚上夜市最辉煌的时候不是在做核酸就是在宾馆睡觉，而当清晨出发的时候整个城市又陷入了死寂。街道上肆意地洋溢着油腻和辛辣，这些对我的舌头和鼻子是一种享受，对我的胃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灾难。

但我走出春熙路地铁口，还是被矗立的高楼和步行街震撼。纵使在同样富庶的浙江，也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楼宇。整个春熙路非常具有层次感，上面是现代化高楼亮丽的霓虹灯，下面是路边各种原始的小吃摊贩，城市的高级感和生活气息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尽可以想象我刚从国际的金融公司下班，出

了门一转弯就可以在满街的小吃与火锅中。或许这就是成都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它足够的包容，足够的多元，甚至说是赛博朋克。

在我们浙江余姚这边，“晚上”的活动往往被定义在九点前，打我记事起九点以后我就从未去逛过街吃过饭，夜晚九点很多小饭店也都关门了，但是在成都人眼中，九点似乎才意味着生活的开始。那天在九眼桥逛到 12 点回春熙路，依然是灯火通明，满街的行人和满街的小吃。去过的很多旅游城市都会有特色的小吃街，但成都是随便找一条路都能变成小吃街，整个成都的夜晚有一种“全民皆吃”的欢乐与热闹。这是成都人享受生活的方式，也因此成为无数的游客的旅行圣地。

在成都的街头能看到不少独特的茶桌和竹椅，那种仅在我老家看到的家具，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都能见到。成都人爱喝茶，爱打麻将，街头甚至能听到富有象征意味的金属敲击声——老成都人都会享受生活。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保留着那种简单舒适接地气的生活，和一位北大毕业在成都工作的老师聊天时，他就说这种感觉让他选择了这座城市。

成都人就连日常说话都带着成都口音，虽然作为外地游客很是苦恼（那天和滴滴师傅唧唧歪歪了半天都说不清楚到底哪里下车），但看得出来成都的方言还是作为一种明面的流行语在成都人间广泛流传的，从路边摊贩到高铁站里的安检员，说话都带着那种西南地区特有的口音，不像我们老家的方言，目前已经有失传的风险。

成都很多历史的记忆都让人唏嘘。都江堰的伟大不亚于万里长城，现在看来那奔腾的水依然十分壮观。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代表着中国文化史上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两个悲剧式的人物。

一个人旅游，总会因为某些原因出现一些小插曲，而这些不曾预料的插曲却莫名地带来了很深的印象。一次是晚上三小时队做核酸，“入川第一天，核酸三百米”。还有就是天府机场的一次神奇遭遇，不明白为什么地铁上广播为什么要一再提醒游客去孤岛 J 值机口办理手续，而 J 值机口只开了一个窗口，工作人员像要睡着了一样，排了四十分钟的队说是办不了（一连好几个人都说办不了，因此排队时间长了），看手表还有 11 分钟，以我平生最快的速度从机场的一楼飞奔到四楼（也不知道为什么值机台要设计得离那么远），求四楼的保安插队才在停止值机前 2 分钟办完手续。现在想起来当时依然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2.3 杭州——猫空与西湖边的闪电

杭州是一座非常雅致的城市，无论是现代建筑的高级感还是西湖别致的风景，都有种江南园林似的精致与秀丽。一边是千年来留有无数的文化遗产的名胜古迹，一边是近十年来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产业。能感觉到，杭州的整个城市氛围是快速发展的，是卷的，是趋向现代化的。但另一方面，杭州的美景绝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座旅游城市。西湖旁边有大大小小几百个景点，满满逛下来至少要一周时间。

西湖有著名的十景，据说现在还有“新十景”，但其实西湖周围的景色大致趋同，重湖叠巘、桂子荷花、烟柳画桥，只是不同地方取出几十个不同的名字，便有了几十个不同的景点。第一天到西湖的晚上，天气可以用雨疏风骤来形容，不撑伞会淋到一些小雨，撑了伞就几乎被风刮得无法前进。天很黑，路边的灯光也很暗淡。突然几道闪电忽然撕裂了天空，整个湖面如同电影院里的荧幕，和天空一起闪烁着。岸上的人们呼喊着急叫着，但声音却马上被震耳的雷声淹没。一艘龙舟从岸边出发，孤独而优雅地驶入湖中，在雷鸣电闪中似乎风雨飘摇，但却成为了黑暗的湖中唯一的光。接着又是闪电，呼喊，雷声……不知为何在那一晚突然异常地兴奋，想起了三体中“整个宇宙都在闪烁”的那个片段，觉得十分应景。风很大，我收起了伞，在湖边长时间地凭栏远眺，等待下一声雷的降临，和着湖边的人们一起欢呼大自然的壮丽和伟大。

第二天我去了西溪和博物馆，三点多出来的时候天气已不适合出行，晚上朋友约我去猫府烤肉干饭，在高德上刚搜索猫，无意间看到一个“猫的天空之城”，就突然被这充满想象力的名字攫住了，居然就一个人打车去了，在南宋御街上兜兜转转，发现了它，一楼卖文创和饮料，二楼却是个极具情调的书店。室内柔和的灯光和音乐以下给人一种小资悠闲的情调，书店里书不多，但看到很多三毛的书，便觉得老板品味与我暗合。在书架上浏览的时候，看到一本《猫的天空之城》，心想这书店还真是件有趣事，便打开书慢慢地看了起来。说是在看书，余光却不自觉地去看对面椅子上那只可爱的猫，慢慢地爬到桌子上，再从桌子上爬到我手上，它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我要摸它时却扭过头去跳走了。后来我看着书，猫一直在对面的桌子上看着我，时不时可爱地叫一声，瞬间幸福感爆棚。

《猫的天空之城》讲的是创始人创书店的历史，创始人是一对旅行者，他们的爱好就是去全国各地旅行，而后花了几年时间考查苏州的大街小巷，制作

了手绘的苏州旅游地图，在当时风靡了一阵子便在苏州开了第一家猫空，火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却受到疫情和互联网的双重打击，线下的店经营的压力可想而知。当时看完书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但现在有一种亏欠感，我在书店中获得了极佳的体验，却只是一种白嫖，连明信片都没买一张。店主们为世界中的人们带来了文化与享受，而他们自己却什么都得不到……不管怎么说，第一次和互联网时代的概念书店有缘的邂逅，还是留下了不错的回忆。

2.4 遵义——航中与农村学生

遵义航中的学生，都听话的离谱。

培训机构和学校给予了学生过高的预期，让高考尚未学完的高一同学来听竞赛一试的内容，并且每晚一试，试卷是我改的，平均分就 20 左右。

然而讲试卷时，他们还是听话的离谱。

很少有底下的窃窃私语，或者一旦有，立马就有“纪律委员”们“嘘”的声音，然后立刻又恢复到安静，上课有睡觉的，但只有一两个，放眼望去，说得夸张点，都是端正的坐姿和渴望知识的眼神。印象最深刻的是宣布开始讲题时所有学生齐刷刷地抬起头来，全教室几十个人的目光突然集中到自己身上的那种感觉。可以肯定竞赛内容至少半数同学是听不懂的，但他们没有因听不懂而讲空话，做小动作，甚至也不在我上课时做其他作业。

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学生对我的尊重，他们不会因为我上课经常犯错、口齿不清而“嫌弃”我，这让我挺触动的。

和我们高中的时候一样，大多数学生会表现地比较腼腆，不怎么会和老师主动交流。我是非常期盼能和山里的孩子聊聊纯粹的人生理想的，但苦于没有开口的理由。上课时经常在过道来回巡视，和学生说话一定要蹲下来凑到他们耳朵旁边才能听得清楚他们轻的不能再轻的声音。很想有和学生有一对一交流的机会，于是有一天晚上呆在隔壁教室等学生来答疑，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半小时来的学生只有两个。但当我第二天晚上去教室转悠时，问我问题的同学一下变多了，几乎每转一圈就有学生凑过来问问题。说起来自己也是这样，必须要等老师走到身边时才会顺便问一下问题，很多时候就是缺少和老师主动交流的勇气。

印象深的有两个同学。

一个是航高的高二同学，第一天考试他在答题纸的姓名栏上潦草地涂了个

“HA”，当时还以为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同学，结果 HA 连续几次都考了一试的第一，甚至比很多高三的同学还厉害。

HA 平时在学生中不怎么引人注意。瘦高的身材，说话时也小心翼翼地，我问他做题的思想，往往会谦虚地说“不会”或者“我乱做的”。每次考完试讲完后，他会来找我面批，考了五场试，他面批坚持了五次，每当我讲完到隔壁教室休息时，都能看到他悄悄地跟过来让我面批。

HA 的数学天赋和感觉出众，一次一试大题是两道小学奥数 and 一道非常难算解析几何。结果大多数高三学生洋洋洒洒写满了解析几何却不愿去思考两道形式新颖但难度远小于解几的小学奥数（这或许反映了数学教育套路化的弊端），HA 却完整地做出了两道小学奥数，而且他是这个班中唯一在这两道题中得分的人。然而他没做解析几何，毕竟他才高二。

倒数第二天晚上，我和 HA 约了送他清华的明信片，然而第二天一开始上课居然忘了，他们班级放学比较早，他便在我教室的门口等着，也不知等了多久，直到培训机构的老师看到了，才把在上课的我叫出去签了一张给他。

祝他能成为航高数学竞赛的第一人。

另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同学是大方金塔实验学校的，仅仅是课间一次无意的聊天让我记住了这位同学。

大方金塔，在知乎上搜索，搜到的只有拖欠教师工资的事。

起因是我看到了他桌子上摆着的一本 C++ 编程用书，就很好奇他们学校的信息竞赛情况。

他说，他们学校的信息竞赛挺落后的，老师上课讲的非常慢，基本靠自学。他们学校有信息竞赛小组，但他们学校集训队的其他学生整天只知道打游戏，只有他一个人学习，他学得很孤独，而且学的很困难，一边要学编程，一边还要补数学知识，高考也不能落下。

很能理解，编程一开始没有人带，自己调 bug 是多么痛苦。

聊了一些编程竞赛的经验之后，他突然说“我未来大学想去计算机系”

我问他心仪的学校。

“北大的软工。”

感动，祝他能顺利进隔壁，靠着在不那么好的氛围中那份钻研与热爱。

还有一个小细节，也挺触动我的。

总是想晚上两个半小时安排了考试和讲卷，时间满满当当，来不及给学生答疑面批，于是问负责老师能不能延长半个小时。

他说，之所以晚上九点就结束，是怕学生太晚回酒店出安全事故。他们来航高听课，要走三公里的路。有十几个孩子，他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打不起车，每天都是走过来的，培训费都是给他们免掉的。

他们的老师，坐在台下的位置下面，陪着学生一起做讲义一起问问题，我在上面上课，他们从来不刷手机，听的简直比学生还专心，简单地翻了翻他们的笔记，写得比我准备的讲义还要认真。

第三章 摘录

还记得去年一年做了本《我们的科幻世界》，里面收集了几篇我几乎看哭过的文章，它们和《三体》一起构筑了科幻的情怀，到大学依然不忘这种感觉，又订了一年的《科幻世界》，但不知怎地在大学宿舍里看就没了高中那种感觉，大部分随看随忘，有些印象深的记忆也没超过一个星期，不知是杂志质量的下滑还是被电子设备包围的我已经没了当年认真阅读的耐心。

虽然如此，在一年的阅读过程中，还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文章打动过我。只想把它们轻轻地留在这里，和有缘人共享，供未来的我们回忆。

3.1 “数字人”没有未来

董可馨 | 2021-12-22 | 南风窗

不必惧怕问题，问题才是希望。只要问题还在，历史就没有终结，人类也就还有未来。

“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政治学者福山曾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中，引述此句，说这是他的“历史终结论”唯一无法回应的批评。在那本书中，他担忧生物技术将终结人性本身。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将把人类带去一个怎样的未来，尚未可知。但眼下元宇宙高调问世后，目之所见，科技巨头很兴奋，评论相对审慎，不少人质疑其商业噱头大于科技实质，并且对它描绘的未来也多有保留。刘慈欣直截了当地反对，称元宇宙将加速内卷，引导人类走向死路。

科技的作恶可能、人类历史的非线性，在 20 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核泄漏等残酷灾难的提示后，此时此刻，又以“困在系统里”意义上的隐形剥削、贫富分化和自由缩减，引发担忧。

如果从见于《雪崩》《头号玩家》等科幻作品描述的图景来看，虚拟与现

实合一的元宇宙想象，实在没什么吸引力。一个在网络世界里海阔天空、尽情驰骋的虚拟人，在现实中，可能还得挤在狭小逼仄的陋屋内吃快餐度日。高科技而低生活，会是谁期待的未来。

但技术的发展有其惯性，人类已经半条腿迈进，并仍在继续迈向一个日益由科技打造和设定的“第二自然”之中，在这一预设下，上一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变革又行将结束，福利释放殆尽，负面效应渐显。四顾茫然之际，接下来，我们该往哪走？

元宇宙显然带有给出新解的尝试。不过，与其说它给出了答案，倒不如说它触发的疑惑更多。

互联网怎么了？

近二三十年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动力，来自人类曾经对全球化将创造一个平坦地球村的美好想象，而如今的全球化遇挫也与地球村民对互联网的厌倦相伴相生。

一个本土的例子是，如果还记得微博诞生之初，人们是怎样快乐地在社交广场上玩耍，那么就能理解面对如今这幅光景的惨淡心情。在这一点上，大洋彼岸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所有人都接上网之后，网络世界也逃不过劣币驱逐良币，而互联网环境的恶化，催化了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的激烈化与极端化。公共讨论的质量，正在由参与者的下限，而非上限决定。

技术乐天派忽视了，比起技术的单向度进步，大面积提高人类的下限，可是难太多了，而从人类历史来看，人性又是如此的恒常，任何力图改造人性或提升下限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过。

互联网在把全世界的人都拉进一个场域后，也“完美”呈现了相对主义的困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别、不同族群的人，对同样一件事、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理解差异。而歧异引致的争吵，却是互联网赖以维持的自由主义信念无力应对的。

这已然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因而就不可能在技术层面得到解决。所以再严厉的监管，也难如所愿，倒更可能南辕北辙，彻底丢失了互联网的初心。

这一困境，目前无解，甚至比生物技术更让人无措。基因编辑事件一出，伦理讨论和伦理审查马上跟进，科学共同体内部尚能有个大致共识，但是在虚拟空间中，一个人讲了什么程度的话应该被封号、禁言，标准模糊，因人而异。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消失，不仅让他的追随者感觉受到了迫害，而且让乐见他被封的人，在逻辑上多多少少陷入失语的尴尬，要引入便宜行事的灵活现实主义来辩护。

如此来看，如今被视为问题的社交过载、信息茧房、监管困境、语言衰退，是内在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它与移动互联网惠及人类的福祉互为正反面，一起构成了业已浮现的几个发展悖论：隐私悖论、自由悖论、解放悖论。

也即，在人们充分享受到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种种便利之后，回头来看才惊觉，它是吞食人们的隐私和数据才茁壮成长的，在李彦宏说出这个“秘密”引来舆论哗然后，公众才仿佛大梦初醒般，但梦醒了，也无路能选。当事情已经发展到出行无不扫码、如厕也要刷脸时，算法推荐和数字监控已近乎全面接管生活。微信订阅号一次次改版，加强算法推荐，终究是顺势而行了。

与此同时，人们又惊觉，自己已经“痛并快乐的”困于小小手机，吃饭看它，打游戏用它，工作需要它，社交、支付，从此一切生活场景都离不开它，它俨然已外化为每个人的第二人格。移动互联网在把人们普遍连上网之后，现在又让人思考该如何重新斩断连接。

这会是一个强者愈强、困者愈困的局面。尤其在生产链不断缩短，自动化威胁工人生存的情况下，即使不去听科技巨头的高管们关于“未来人工将淘汰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部分人将沦为无用的多余”之类的危言耸听，看各路研究似乎也不容乐观。按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到 2030 年，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工要面临风险，以世界银行的研究数据，自动化也会威胁中国 77% 的工作岗位。

有能力自制的人可以抵御陷入虚拟世界的沼泽，据说硅谷有一所学校，计算机行业的高管们把孩子送去那里读书，这所学校费用昂贵，但不使用电脑，而是鼓励学生学习艺术、工艺品、表演、阅读、辩论，而被抛在生产链之外的人，留给他们的将是一个越发昂贵且艰难的现实世界，以及一个价格低廉且快乐的虚拟世界，他们还有得选吗？高不成低不就的脆弱伪中产，劳无定所的底层打工人，大量沉迷于网游和短视频的人，将是这一未来的受害者。

元宇宙依然处于互联网-全球化叙事的脉络之内，也会天然继承互联网-全球化的种种问题，它若要给人以希望，就难以回避以上问题。

元宇宙能解决吗？

元宇宙是什么？

在扎克伯格亲身演示的未来元宇宙场景中，一个人可以用虚拟分身进入网络世界，与好友玩耍聊天，欣赏从现实传回的艺术作品。

见于 Decentraland, the Sandbox 等描绘的图景，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里建造自己的家园，买地、盖楼、创造，它们甚至也能被确权，以同质化代币 NFT 交易。

此外，还有一些非日常生活场景的设想，比如，身有残疾的人借电子臂重获感官机能；医生用远程医疗来为病人进行治疗；技术和维修人员用增强现实来进行维修。

数下来，元宇宙的实现，所需要的技术支撑如下：大数据、云计算、通信技术，解决海量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提供内容生产；增强现实 (AR)、虚拟现实 (VR)、脑机接口，解决虚实交互；区块链、虚拟货币提供认证和交易机制。

以上技术，均在此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变革中裂变，元宇宙没有自己的新东西，还是对这些技术的综合和联通，它的成形也依赖于以上技术的实际进展和市场化应用程度。人们对元宇宙的悲观或期待，无不要落实到对这些技术基础的观察。

而眼下这些技术都有点雷声大雨点小，人工智能在围棋界名声大噪，而接入家庭尚处于“人工智障”的阶段，并且发生了偷窥隐私、盗取数据的丑闻；VR、AR 可用性还太差，有多少热衷于打游戏的人，会戴着那副笨重设备；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设想难与主权相容，现在更像一个投机品；唯有 5G 慢慢铺开了，和普通人关系较大，但它的必要性仍待其他技术与之合力才能显现。所以元宇宙依然是个远景。

而作为远景的元宇宙，却不能低估了它将要面对的困难，因为一旦走入现实，它不仅接手移动互联网已然暴露出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将更大，而不是更小。

就以它最为核心的许诺“虚拟与现实合一”来说，一个相当棘手问题，仍然是规则。

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做，或要受到道德谴责的事，诸如伤害、打架、爆粗口，在虚拟世界中可以做吗？不用我们来做回答，游戏监管者甚至已经担

忧地将游戏《和平精英》里的血液变成绿色了，一个可以互相用武器攻击的世界，血液却要被绿化，不知这是监管的智慧，还是困境的反讽。

虚拟世界绝不会是可以逃脱现实世界规则的天堂，而虚拟世界的吸引力，不就是来自在现实世界中做不了的事吗？

即使跳过监管，元宇宙还有更根本的障碍。

虚拟与现实合一所畅想的，是要作为数据的人和作为肉体的人顺畅的无缝切换，但这两种存在状态在神经和意识层面的感受很不同。以亲身经验来说，在游戏《侠盗飞车》中，玩家可以肆意开枪、抢劫、犯罪，可以走在路上随意拉开车门把司机拽下来，笔者沉迷于《侠盗》的那段时间，走在街上，看到红灯前停的车，恍惚间，竟有股上去拉开车门，把司机拽下来的冲动，在回过神来后，才惊出一身冷汗。

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和虚拟世界的要求存在根本冲突，这其中的沉迷问题、健康问题、思维钝化、记忆力衰退，都已然发生，且愈发严重。互联网的神奇魔力在于，它可以让人看到越是多的东西，接收大量的信息，却越是什么也记不住。元宇宙意欲解除人的生物学限制，有没有想过将引发什么样的生物后果？

在最近的韩剧《happiness》中，人们因为吃了一款神经类药物而变成丧尸，药物的卖点是提高注意力，但副作用是侵蚀大脑神经的某个部分，让人享受到极其亢奋的状态，从而变得嗜血。虽然通过忍耐也可以回归正常，可一旦人感受过那种亢奋，就很难再忍得住，将越来越频繁地变成丧尸态。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设定。

或许元宇宙背的锅太多了，但当下的讨论，已经不能忽视它的心理背景，即元宇宙虽然暂时触不可及，但它背后是一个正在面目清晰的数据化未来，我们自身的存在也正日益数据化，科技巨头、政治实体，都乐于出于自身需要提取每个人的日常数据，在这一进程上，两者或许存在利益和权力之争，却终究是争相并进。

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很多东西并不适合数据化，被提取、交易。人类的注意力不适合被数据化，人类的一些生物特征不适合数据化，否则，我们将作茧自缚，难以自拔。

在这一心理背景下，元宇宙带来的，是点式的令人激动，和面式的令人恐惧。

电影《失控玩家》中，游戏玩家可以肆意开枪、抢劫

数字人的境况

在元宇宙的视野内，人类史也是人类物种的进化史，按“原始人-社会人-半数人-数字人”的方向演化。

据说，数人是人类的终极形态，这个全新人类物种 4.0，将从肉体过渡到意识，从有界过渡到无界，从实体过渡到虚拟，此后，肉身将成为一个人的唯一缺点。

一个大胆却也不失根据的猜想，最有可能最先成为数字人的，会是被自动化淘汰掉的劳工，因为他们最容易陷在系统里。现实世界太昂贵，除了吃饭可以用极低成本解决，剩下的时间，完全可以不怎么花费成本的在网络中打发，还能忘掉一切现实的烦恼。

网络世界中，他们还可以做任务，来赚取收益，还可以只是玩乐而不再劳动，因为在网络世界中，玩乐与劳动的边界已经模糊，科技公司不需要一个人付出实际的劳作，只要花费时间在网络里就好了，它来收取数据、分析、处理、以种种形式悄然出售，互联网没有为其中人付酬，每个人却成了它的打工者，在网络世界中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完整循环。

以此为节点，人类的境况将发生彻底的改变。

数字人天然就是顺从的打工者，在系统里没有反抗的能力，甚至没有反抗的意愿，在阿伦特的意义上，数字化存在也彻底取消了行动，把社会学、政治学统统变为统计学，一个中心化的处理系统，就可以控制和解决大部分问题。

阿伦特有一个很妙的比喻，她说，以前，公共领域像一张桌子，我们得以聚拢在一起，但又彼此分开，不至于相互倾倒，而中间桌子的消失，将使相对而坐的两个人不仅无法隔开，也完全没有什么能把他们联系起来。当下的互联网图景，就像极了这一比喻。

当系统越发重要，个体就会越发依赖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而存在，他只是粘贴在结构之网上一个微小的点。而直接作用于神经的快乐，则是粘贴剂，人在网上，越快乐，越上瘾，粘得越紧。

但在生物学意义上，快乐却意味着危险，因为人类的进化依赖于对痛觉的感知，痛觉的麻痹，使生物意识不到危险的临近。

现有的社会生活建立在真实的身体基础之上，具象化到抽象化的转变，若以取消人的动物性和肉体性来取得，那么人类的确将是一种新的物种，因为既有的伦理、道德、生存策略都要改变了。

向前一步，是不是危险，或许有一条可做参考的思考方式，那就是，人是需要被克服的弱点，还是被辅助实现的目的？

令人感到恐惧的思路是，认为人是问题的来源，种种人性和人的生物限制需要被克服，而技术，正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在这一思路下，本是为人类服务而存在的机器，将慢慢变得反人类，因为所有人类不如机器的地方，只要用机器来取代人就可以了。那么许多杀戮，将以此为名，有了正当理由。

若人是目的本身，那么科技向善，多少就有了锚点，比如，为残障人士重接义肢就令人欣喜。

在人工智能面前，以人类能吟诗作赋，有情感能力来为自己建立防火墙，恐怕不能支撑太久，因为这个思路本身就很脆弱。不如反过来想：人工智能可以吟诗作赋又如何呢？

人类的意义和尊严，恰恰是被人类的弱点和生物限制所决定的，因为有生物限制，更高更快更强才有了意义，因为有复杂又恒常、脆弱又坚固的人性，才有我们永远也克服不了的种种问题。

不必惧怕问题，问题才是希望。只要问题还在，历史就没有终结，人类也就还有未来。

3.2 白手成家

三毛

其实，当初坚持要去撒哈拉沙漠的人是我，而不是荷西。

后来长期留了下来，又是为了荷西，不是为了我。我的半生，飘流过很多国家。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看透，也尝够了，我的感动不是没有，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也留下来给我居住的城市。

不记得在哪一年以前，我无意间翻到了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它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的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

等我再回到西班牙来定居时，因为撒哈拉沙漠还有一片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是西国的属地，我怀念渴想往它奔去的欲望就又一次在苦痛着我了。

这种情怀，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几乎被他们视为一个笑话。

我常常说，我要去沙漠走一趟，却没有人当我是在说真的。

也有比较了解我的朋友，他们又将我的向往沙漠，解释成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也——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

好在，别人如何分析我，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 * *

等我给自己排好时间，预备去沙漠住一年时，除了我的父亲鼓励我之外，另外只有一个朋友，他不笑话我，也不阻止我，更不拖累我。他，默默的收拾了行李，先去沙漠的磷矿公司找到了事，安定下来，等我单独去非洲时好照顾我。他知道我是个一意孤行的倔强女子，我不会改变计划的。

在这个人为了爱情去沙漠里受苦时，我心里已经决定要跟他天涯海角一辈子流浪下去了。

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荷西。

这都是两年以前的旧事了。

荷西去沙漠之后，我结束了一切的琐事，谁也没有告别。上机前，给同租房子的三个西班牙女友留下了信和房租。关上了门出来，也这样关上了我一度熟悉的生活方式，向未知的大漠奔去。

* * *

飞机停在活动房子的阿雍机场时，我见到了分别三个月的荷西。

他那天穿着卡其布土色如军装式的衬衫，很长的牛仔裤，拥抱我的手臂很有力，双手却粗糙不堪，头发胡子上盖满了黄黄的尘土，风将他的脸吹得焦红，嘴唇是干裂的，眼光却好似有受了创伤的隐痛。

我看见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居然在外形和面部表情上有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令我心里震惊的抽痛了一下。

我这才联想到，我马上要面对的生活，在我，已成了一个重大考验的事实，而不再是我理想中甚而含着浪漫情调的幼稚想法了。

从机场出来，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很难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半生的乡愁，一旦回归这片土地，感触不能自己。

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的深处，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啊！

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艳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荷西静静的等着我，我看了他一眼。

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在它怀抱里了。”

我点点头，喉咙被梗住了。

“异乡人，走吧！”

荷西在多年前就叫我这个名字，那不是因为当时卡缪的小说正在流行，那是因为“异乡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确切的称呼。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份子，我常常要跑出一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

机场空荡荡的，少数下机的人，早已走光了。

荷西肩起了我的大箱子，我背着背包，一手提了一个枕头套，跟着他迈步走去。

* * *

从机场到荷西租下已经半个月的房子，有一段距离，一路上，因为我的箱子和书刊都很重，我们走得很慢，沿途偶尔开过几辆车，我们伸手要搭车，没有人停下来。走了快四十分钟，我们转进一个斜坡，到了一条硬路上，这才看见了炊烟和人家。

荷西在风里对我说：“你看，这就是阿雍城的外围，我们的家就在下面。”

远离我们走过的路旁，搭着几十个千疮百孔的大帐篷，也有铁皮做的小屋，沙地里有少数几只单峰骆驼和成群的山羊。

我第一次看见了这些总爱穿深蓝色布料的民族，对于我而言，这是走进另外一个世界的幻境里去了。

风里带过来小女孩们游戏时发出的笑声。

有了人的地方，就有了说不出的生气和趣味。

生命，在这样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的滋长着，它，并不是挣扎着在生存，对于沙漠的居民而言，他们在此地的生老病死都好似是如此自然的事。我看着那些上升的烟火，觉得他们安详得近乎优雅起来。

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

终于，我们走进了一条长街，街旁有零落的空心砖的四方房子散落在夕阳下。

我特别看到连在一排的房子最后一幢很小的、有长圆形的拱门，直觉告诉我，那一定就是我的。

荷西果然向那间小屋走去，他汗流浹背的将大箱子丢在门口，说：“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

这个家的正对面，是一大片垃圾场，再前方是一片波浪似的沙谷，再远就是广大的天空。

家后面是一个高坡，没有沙，有大块的硬石头和硬土。邻居们的屋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不断的风剧烈的吹拂着我的头发和长裙。

* * *

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啊！

（其实，青菜豆腐都尝不到。）

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世上，能看到——“长河落日圆，大漠荒烟直”的幸运儿又有几个如我？（没有长河，烟也不是直的。）

再想——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意境里，是框得上我了。（也没有瘦马，有瘦驼。）

* * *

3.3 活着

余华

老人说着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向池塘旁的老牛喊了一声，那牛就走过来，走到老人身旁低下了头。老人把犁扛到肩上，拉着牛的缰绳慢慢走去。两个福贵的脚上都沾满了泥，走去时都微微晃动着身体。我听到老人对牛说：

“今天友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到——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

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裸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

来临。

3.4 随想录——谈《望乡》

巴金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小。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我看过一次影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写过一本小书：《倾吐不尽的感情》，我对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谢他们把这部影片送到中国来。

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愿意多看这部影片。说实话，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倘使再看，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同样的谴责。

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当时只有十九岁。我们上了岸就让旅馆接客人用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马路一家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斜对面就是当时的一家游乐场“神仙世界”。我们住在临街的二楼，到了傍晚，连续不断的人力车从楼下街中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后来我在上海住下来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马路一带，每天晚上站满了穿红着绿、涂脂抹粉

的年轻妓女，后面跟着监视她们的娘姨，这是拉客的“野鸡”。我们总是避开她们。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统治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工具化与价值理性的缺失

现代之科研往更深更细的方向不断渗透，然而人们研究的对象也趋于工具化，是为“水论文”，由于历史给予了人们非常多的概念与方法，人们只要把这些概念与方法简单地拼凑在一起便可以变出一篇新的文章，遑论文章的实际价值如何。这是研究工具化的体现，现代诸多论文往往注重手段而非注重目的。

在马哲里，人具有自主自己选择死亡的权力，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革命的主体性逐渐减弱，“我去世了，意味着辩证法的全面胜利。”

轻如鸿毛，亦或重于泰山，真的勇士，只在圣经似的教科书中看到过，而现实的勇士，是北京万里无云的蓝天下的浓烟，以及里面猩红色的火焰，多少年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燃起的革命的火焰！白色横的幅与红色的字被黑色的人和蓝色的口罩带走，警笛声过后，四周的人来人往依旧如斯，百米外的天桥，依旧是“坚定不移的历程”，以及更多与历程或许相关的人们。

深深纪念这位同志。他们不敢做民意调查，但如果做的话，他的话一定代

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并没有任何恶意地，希望他的灵魂能在烈火与黑烟中永生，而不是在不见天日的地方归于尘土。

——2022.10.13

二十岁的自己思想的高光时刻

二十岁这个人生节点，偏偏遇上了一个否定多于肯定的时代。每一段日记只能代表自己此时此刻的想法，或许同一件事情我一年前的看法和现在的差异已经非常大了。因此我无法用现在的想法去囊括整个过去的二十年，而只能随意地拾取一些自己曾经有过的想法，每个阶段的自己总会认为现在的自己总是最正确的，自己爱的事物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但几经思想的转换和爱好的变更便感觉许多事也不过如此。

人是一颗思想的苇草，人的思想总在不同的精神领域随处飘荡。现在生活的我们总是过于关注现实的命题，以至于在言谈中总是着重于表象的一面，但某些文字和课程总能满足我精神渴求的多巴胺，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兴奋。

初中的时候非常喜欢历史与文言，喜欢历史那种厚重，很大程度上是受初中语文老师的影响，记得她上的课永远都充满着对传统文化的激情，初三喜欢上了红楼，每晚都看，觉得这是世界上最雅致最高贵的文学。看了一些大师写的历史，对历史书的政治化颇有微词。

高一看了三体，目前认为无可取代真神书，看完后的震撼仿佛发现了新世界，为此，高中坚持看了三年的科幻世界。很多经典的文章都能看哭，那时的自己喜欢幻想，喜欢睡前在幻想中入梦。还记得那句被我用了三年的座右铭，“世界并不会一劳永逸地坍缩成某种现实，而是在我们的梦想与选择之间真切的弥散”。高中还看杂志，南风窗、环球人物和看天下，以及教室后面每周的南方周末等等，竟然坚持了整整两年。亲戚嘲讽我我在书房全然不知外部世界，我却颇不以为然。几本杂志，现在看来，南方周末和看天下比较国际和生活化，叙述的笔调有真实的冷漠感，切入点都很小，里面描写性的语言会比较多。南风窗的视野非常宏大，看问题都有高度，且封面的故事总是非常充实。“平视世界”和“元宇宙”至今是杂志文章 T0，但某种程度上会陷入政治思维的单向度。

高中的思想，现在看来是非常幼稚的，但那时自己进行了大量的思辨训练，尤其是每次写语文作文，理论上我应该去斟酌怎么把词句写得优美，但那时的自己却致力于把作文的命题作为人生的命题思考明白，想过很多“人生落差”“AI 的担忧”“感性还是理性”“规矩还是自由”这种命题，总是执拗到不

把命题想清楚不动笔。

大一下的时候接触到了《撒哈拉的沙漠》，又一本真神的书，